

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「美绘少年版」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



曹雪芹 高鹗◎原著

*Mei Hui Shao Nian Ban*  
YUWENXINKEBIAO BIDU CONGSHU



# 红楼梦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红楼梦：美绘少年版 / (清)曹雪芹, (清)高鹗原著；何小陆改写.—乌鲁木齐：新疆青少年出版社，2008.11

ISBN 978-7-5371-6055-1

I. 红... II. ①曹...②高...③何...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—缩写本 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80912号

## 红楼梦 原著 / 曹雪芹 高鹗 改写 / 何小陆

---

责任编辑 许国萍 樊 虎 美术编辑 许国萍 车 静  
技术编辑 李建勋 插 图 孟宪龙 曹尔刚  
装帧设计 

---

出 版 人 徐 江  
出版发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(乌鲁木齐市北京北路29号 邮编: 830012)  
Http://www.qingshao.net E-mail: QSbeijing@hotmail.com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制 北京时尚印佳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20×980 1/16  
印 张 29  
字 数 303千字  
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 
印 次 2012年6月第8次印刷  
印 数 36 001—41 000册  
书 号 ISBN 978-7-5371-6055-1  
定 价 42.00元

---

## 第一回 【木石前盟】

开辟鸿蒙，谁为情种？先不说这书里的故事，只说这书的来历，已经十分奇特，世间少有。话说女娲氏炼石补天时，在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，每块高径十二丈，方径二十四丈。结果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，单剩了一块没用上，这多余的一块便被遗弃在此山青埂峰下。谁知这石自炼成后已通人性，想到众石都能补天，唯独自己废弃无用，便心生怨叹，日夜哭泣。

一天，来了一僧一道，正好坐在石边高谈阔论，说到人世间的种种荣华富贵。这石头听了，不由得动了心，便口吐人言，向僧道二仙央求道：“大师，刚才弟子听二位谈论那人世间的繁华气象，向往不已。如承蒙二位慈悲，能把我带入那富贵场中、温柔乡里过几年舒心日子，实在感激不尽。”

二仙听罢，笑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人世间虽然有些欢乐快活，其实不过是过眼云烟；何况‘美中不足，好事多磨’，往往转瞬间便乐极生悲，物是人非，还不如不去。”只是这石确实已经动心，僧道二仙架不住它再三央求，也知道这石有段奇缘未尽，只得答应了。那和尚就作法将这块大石缩成扇坠一般大小，变成了一块晶莹剔透的美玉，又刻上几个字，笑道：“倒也是个宝物了，就带你到那昌明隆盛之国，书香门第之家，花柳繁华、温柔富贵的地方去快活吧。”说着，把那石头装在袖子里，同那道人飘然而去，不知所终。

后来，也不知过了多少岁月，有个空空道人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



经过。他见一块大石上写满了字迹，仔细一看，原来说的是那块石头无才补天，幻形入世，承蒙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带到人世间，历尽悲欢离合、世态炎凉的一段故事，这便是《石头记》。

空空道人便将这《石头记》从头至尾抄录了回来，后经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批阅十载，增删五次，然后编成目录，分出章回，题名为《金陵十二钗》，并题了一首绝句：

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

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！

这石上的故事要从那东南方向最繁荣的姑苏城说起。在姑苏城西北门外有个十里街，街里有条仁清巷，巷内有一座古庙叫做葫芦庙。庙旁住着一家乡宦，主人姓甄，名费，字士隐。这甄士隐天生喜爱恬淡的生活，从不贪慕功名利禄，每天观赏花竹、饮酒吟诗作为消遣，生活得悠闲自在。如今他已年过半百，膝下只有一个女儿，乳名叫做英莲，今年刚满三岁，甄士隐把她看成掌上明珠。

炎夏的一天，甄士隐在书房中蒙眬睡去。忽然梦见一僧一道，边走边谈。只听道人问道：“你带着这个蠢物想要去哪里呢？”那和尚笑道：“如今正有一段风流公案需要了结，趁此机会，正好将这蠢物夹带在其中，让它去经历经历。”那道人又问：“这些风流冤孽会落在什么地方，那些人相互之间又有怎样的缘分呢？”

那和尚笑道：“这事说来好笑，简直是千古未闻的奇事：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，有一株绛珠草。赤瑕宫的神瑛侍者，每天用甘露浇灌它，日久天长，这绛珠草终于修成了人形，是个女子，整日游荡在离恨天外，饿了吃蜜青果，渴了喝灌愁海水，倒也逍遥。只是她感念神瑛侍者的浇灌之恩，便寻思要报答他。也是凑巧，这神瑛侍者近日生了凡心，想要进入人世经历一番，如今已在警幻仙子那里挂了号，绛珠仙子便也去人间投胎，要把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。因为这件事，还牵连出不少风流冤家，陪他们一起了结此案。”那



甄士隐

道人说：“用眼泪报恩的说法，的确稀奇。咱们何不也去人世间度化几个有缘人，那岂不是一桩功德？”那和尚道：“正合我意。咱们先到警幻仙子宫中，把这蠢物交割清楚。”

甄士隐听得明白，只是不知那蠢物是什么，便上前施礼打听。一僧一道便将那蠢物递给他看。士隐接过来一看，原来是块晶莹的美玉，上面刻着“通灵宝玉”四字，后面还有几行小字。士隐正要细看，那和尚说已经到了幻境，就从士隐手中夺走了那玉。士隐没有防备，忽然仰头看见一座大石牌坊，上面写着“太虚幻境”四个大字。

士隐正想跟着进去，忽然听见一声霹雳，士隐一惊，醒了过来。原来是自己睡着不小心把书碰到了地上。士隐突然惊醒，将梦中的事忘了一大半。这时见奶妈抱了女儿英莲走来，英莲粉妆玉琢似的，十分可爱，士隐就抱过英莲，逗她玩了一会儿，又带着孩子到街上看热闹。忽然看见迎面来了一僧一道，说说笑笑地走来。两人看见士隐抱着英莲，那和尚竟然大哭起来，向士隐道：“施主，你将这有命无运、拖累爹娘的东西抱在怀里干什么？不如施舍给我吧。”士隐听了，知是疯话，也不理他，转身就要回去，只听那和尚大笑道：

惯养娇生笑你痴，  
菱花空对雪澌澌。  
好防佳节元宵后，  
便是烟消火灭时。

日子清闲，时光飞逝，转眼已到了中秋佳节。士隐家里的中秋晚宴过后，他又在书房另摆了一桌，自己走到隔壁葫芦庙里，邀请一个寄居在那里的叫做贾雨村的穷书生过来饮酒。这贾雨村为进京求取功名，去年来到此处，因为缺少盘缠，所以滞留在庙里，每天只靠卖字作文维持生计。当晚他见皓月当空，想起自己平生抱负，不禁仰天长叹：

玉在椟中求善价，钗于奁内待时飞。

隐士听了笑道：“雨村兄，抱负不浅呀！”雨村上来见礼，隐士便请他到家中饮酒。雨村也不推辞，就和士隐一起到家里来。

二人坐下，摆好杯盘，端上了美酒佳肴，开始边吃边谈，越聊兴致越高。士隐说起雨村定不会总这么不得志，雨村感叹道：“不是我喝多了胡言乱语，要说科举考试，我觉得一点也不难；只是行囊羞涩，京城路远，只靠卖字作文很难筹足盘缠。”士隐不等他说完，便说道：“你怎么不早说啊，我早有此意，只是怕伤了你的面子，不敢贸然提出。正巧明年就是大考之年，你尽快进京，参加科考，定能如愿以偿。盘费的事你不必担心！”紧接着就让仆人准备了五十两白银，还有两套冬衣，送给雨村。又说：“十九便是黄道吉日，你雇一条船西上，等到考中之后，明年冬天咱们再见。”雨村收下了银两和衣裳，只不过略微致谢，两人仍旧饮酒谈笑，直到三更天才散。

士隐送雨村走后，一觉睡到第二天天大亮。回想起昨夜的事，原本打算再写两封荐书给雨村，让他带到京城，好有个落脚的地方。士隐便派仆人去请雨村，仆人回来说雨村今早天刚亮就起程进京了，还留下话说：“读书人不在乎阴阳鬼神，只把事理当做根本，来不及当面辞行了。”士隐听了，只好作罢。

转眼已经是元宵佳节。士隐让仆人霍启抱着英莲去看花灯。半夜里，霍启去小解，就把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。等他回来，早不见了英莲的踪影。霍启急得找了一个晚上，直到天亮也没找到，也不敢回去见主人，只好逃到外地去了。

可怜士隐夫妇，见女儿一夜未归，早急得团团转了。派了好几个人去寻找，都说找不到。夫妇二人急火攻心，思女心切，得了场病，每天都要请医抓药。



贾雨村

正是祸不单行。三月十五日，葫芦庙中和尚不小心失火，竟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。可怜士隐家就在隔壁，早烧成一片瓦砾场了，幸好他夫妇和几个仆人没有被烧死。士隐只得把田庄卖了，带着妻子去投奔他岳父。

他岳父名叫封肃，见女婿如此狼狈，心中便有些不快，将士隐变卖田庄所得的银两连哄带骗赚了大半去，只找了些薄田破屋给他。士隐是个读书人，本来就不会打理田产，勉强维持了一二年，越来越穷。封肃每次见面，就说些风凉话，在人前人后埋怨他好吃懒做，不会过活。士隐心中不免悔恨，再加上去年惊吓悲痛，年纪也越来越大，贫病交加，渐渐不中用了。

这天，士隐拄了拐杖到街前散心，忽然碰到一个瘸腿道人，口中念念有词：
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惟有功名忘不了！  
古今将相今何在，荒冢一堆草没了。  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金银忘不了！  
终朝只恨聚无多，及到多时眼闭了。  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姣妻忘不了！  
君生日日说恩情，君死又随人去了。  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儿孙忘不了！  
痴心父母古来多，孝顺儿孙谁见了？

士隐听了，说道：“你胡念些什么？只听见些‘好’‘了’‘好’‘了’。”那道人笑道：“你如果真听见‘好’‘了’二字，还算明白。要知道这世上的事，好就是了，了就是好。如果不能了，就不能好；要想好，就得了。我这歌儿，就叫做《好了歌》。”士隐一听这话，心中顿时大彻大悟，于是笑道：“等一下！等我来解释一番如何？”道人笑道：“你解，你解。”于是士隐说道：

陋室空堂，当年笏满床；衰草枯杨，曾为歌舞场。蛛丝儿结满雕梁，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。说什么脂正浓、粉正香，如何两鬓又成霜？昨日黄土垄头送白骨，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。金满箱，银满箱，展眼乞丐人皆谤。正叹他人命不长，哪知自己归来丧！训有方，保不定日后

做强梁。择膏粱，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！因嫌纱帽小，致使锁枷扛；昨怜破袄寒，今嫌紫蟒长：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反认他乡是故乡。甚荒唐，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！

那疯道人拍手笑道：“解得切，解得切！”士隐便说一声“走吧”，也不回家，竟同那疯道人飘然而去。家中封氏知道后，哭得死去活来，派人到处寻找，却哪里找得到？那封肃虽然天天抱怨，却也无可奈何。

有道是，无巧不成书。当初贾雨村得到了甄士隐的帮助才能进京应试，结果果然中了进士，如今正巧升任此地知府。雨村偶然得知甄家沦落到此，英莲也不知去向，雨村不免感叹，就送了两封银子、四匹锦缎给甄家封氏，答应尽力探访英莲的下落。

谁知雨村在任上不到一年，就因为贪婪酷烈被上司告了一状，结果被革了职。雨村心中惭愧，又无计可施，便不回老家，竟去游历天下，一解烦闷。

一天，雨村游历到维扬地界，偶感风寒，身体不适，再加上盘缠不多，听说盐政林如海想要聘一位私塾先生，就托人谋得了这个差事。这林如海原籍姑苏，是上一次科考的探花，祖上曾经封过列侯，诗书传家。只是如今族中人丁不旺，这林如海年已四十，只有嫡妻贾氏生了一个女儿，乳名黛玉，刚刚五岁。夫妻二人没有儿子，就把这个女儿看成珍宝，又见她聪明清秀，就让她读书识字，当做儿子来教养。

雨村只有一个女学生，而且年幼，身体十分柔弱，因而功课不多，倒也十分省力。转眼又是一年，谁知这女学生的母亲贾氏染病身亡。黛玉在母亲生病时侍奉汤药，丧母后又守丧尽孝，接连几天不曾上学。雨村闲着无聊，经常出外散步闲逛。

这天，雨村偶然来到城外，只见山水环绕，风景秀美，前面有一座寺庙。于是雨村走了过去，却见寺庙早已荒凉，门前匾额上面写着“智通寺”三个字。寺门两边挂着一副对联，上面写着：

身后有余忘缩手，眼前无路想回头。



雨村觉着此联大有深意，与众不同，就想探问个究竟。于是雨村走了进去，却只见一个老僧在那里煮粥，问他两句话，他却又聋又昏，答非所问。

雨村不耐烦，只好出来，想着找个乡村酒馆买几杯酒喝。走不多远，就看见一个酒馆。雨村刚一进门，只见里面一个人起身大笑道：“巧遇，巧遇。”雨村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京城中的旧相识，一个做古董生意，叫冷子兴的。两人施礼相见，一起落座，饮酒闲谈，说些离别之后各自的经历。

雨村问道：“最近京城有什么新闻没有？”子兴道：“倒没什么新闻，只是您本家家里出了件小小的异事。”雨村有些不解，问道：“我宗族里一向没什么人在京城，这话从何说起？”子兴道：“荣国府贾家，没辱没了先生吧。”雨村笑道：“原来是他家。他们家如此荣耀，我可高攀不上。”

子兴叹道：“先生不必过谦，他家荣宁二府如今也有些衰败了，不比往日。”雨村道：“怎么会呢，去年我曾从他家宅门前经过，街东是宁国府，街西是荣国府，二所宅子相连，居然把大半条街都占了。大门前虽然冷落无人，但是隔着围墙一望，里面树木山石、厅殿楼阁的，哪里有半点衰败的模样？”

冷子兴笑道：“亏你还是个进士出身，难道没听说‘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’？这样的人家，虽说衰落了，到底也和寻常的官宦之家气象不同。如今他们家人口越来越多，家务也越来越繁杂，主仆上下，个个只知道享受荣华富贵，没有一个能精打细算操持家用的；大户人家讲究排场，又不能节省用度，所以如今外面的架子虽还没倒，其实早已入不敷出了。这还是小事，更有一件大事：这样钟鸣鼎食、翰墨诗书的人家，如今的儿孙，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。”雨村听了，不由得奇怪，便问道：“这样的诗礼之家，怎么会不善教育儿孙呢？”

子兴叹道：“谁说不是呢。说起这宁荣二府，宁国公与荣国公是同胞弟兄两个。宁国公是长兄，生了四个儿子。宁国公死后，长子贾代化袭了官职，他也养了两个儿子。长子死得早，剩下次子贾敬又袭了官职，如今却一味好道，只在城外道观里炼丹烧药，一心想做神仙，别的事一概不管。幸而贾敬早年生下一个儿子，名叫贾珍，如今倒把官职让他袭了。这位珍爷又生一个儿子，名叫贾蓉，也是个不好读书的，一味玩乐，简直要把宁国府给翻过来。再说



贾雨村

冷子兴



荣府给你听——刚才说的异事，就是出在这府里的。当年荣国公死后，长子贾代善袭了官职，娶了金陵世勋史侯家的小姐为妻，生了两个儿子：长子贾赦，次子贾政。如今代善早已去世，太夫人还在，长子贾赦袭了官职。次子贾政，自幼喜好读书，最得祖父疼爱，原打算走科举这条路，不料他祖父临终时，皇上顾念先臣，额外赐了他一个主事的官衔，如今已升到员外郎了。这位政老爷的夫人王氏，头胎生的公子名叫贾珠，不到二十岁就娶妻生子，后来却一病死了；第二胎是位小姐，因为生在大年初一，所以取名元春；后又生了一位公子，出生时嘴里便衔着一块五彩晶莹的美玉，因此名叫宝玉，你说稀奇不稀奇？”

雨村笑道：“果然是奇事，恐怕不是常人。”子兴笑道：“大家都这么说，所以他祖母爱如珍宝。说来可笑，那年周岁时，政老爹要试他将来的志向，便将世上所有的东西摆了无数，让他抓取。谁知他别的一概不取，单单抓些脂粉钗环来。政老爹大怒，说：‘将来肯定是个酒色之徒！’史老太君却仍把他当做命根一般。说来也怪，如今这孩子长到了七八岁，虽然淘气异常，但聪明伶俐，却是百里挑一的。这孩子说起话来也奇怪，说什么‘女孩子是水做的骨肉，男人是泥做的骨肉。我见了女孩子，便觉清爽；见了男人，便觉浊臭逼人’，看来定是个色鬼了！”说完，摇了摇头。

不想雨村神色突然一变，忙止住子兴，说道：“你这话大错特错！可惜你们不知道这人的来历，大概政老也错把他当成淫魔看待了。”子兴一怔，忙问缘故。雨村说道：“人生世上，种种不同。想这样的人，必有独特的禀赋。把他放到万万人之中，他的聪明灵秀在万万人之上；其古怪孤僻、不近人情又在万万人之下。如果生在富贵公侯之家，他就是情种情痴；若生在诗书清贫之族，就是高人逸士；就算生在寒门小户，也肯定不会是甘心受别人驱使的贩夫走卒。”子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雨村接着又说：“你有所不知，我自从革职后，这两年各处游历，也遇见过几个奇特的孩子。远的不说，就说金陵城里的甄家，你知道么？”子兴道：“谁不知道？这甄府和贾府是世交，两家一向来往的。”雨村笑道：“去年我

曾被推荐到甄家教书，谁知这学生虽是启蒙，我却比教一个要参加科考的还劳神。说起来更可笑，他说：‘必须要两个女孩子陪我读书，我才能认得字；不然，我心里先糊涂了。’为这个，他父亲也曾下死力打他，他就是不能改。每次挨打时，嘴里只‘姐姐’‘妹妹’乱叫，别人问他缘故，他回答得最妙，说：‘疼得狠了的时候叫‘姐姐’‘妹妹’，便不觉得疼了。’也是因为祖母溺爱，总是为了孙子责怪先生，更责怪儿子，我便辞了出来。你看这样的子弟，定是不能守祖宗的基业，听从师友规劝的。不过他家中几个姊妹倒是少有的。”

子兴接口道：“贾府中如今有三个也不错。长女元春，因为贤良淑德，送进宫里当女史官去了；二小姐迎春，是赦老爹小妾生的；三小姐探春，是政老爹小妾所生；四小姐惜春，是宁国府珍爷的亲妹妹，因为大小姐元春的名字，所以都从了‘春’字。又因为史老夫人十分疼爱孙女，所以都跟在祖母这边读书，听说个个不错。而上一辈的，像您东家林公的夫人，就是荣府中政、赦二公的亲妹妹，在家时原名贾敏，也不错的。”雨村一拍桌子，笑道：“难怪我这学生每次念到‘敏’字时，一定改念‘密’字；写字遇着‘敏’字时，也一定减去一二笔，原来如此。难怪我这学生言语举止和常人不同，如今才知道是荣府的外孙女，这就难怪了。可惜她母亲上个月去世了。”子兴叹道：“老姊妹四个，这个最小的也没了，上一辈的那就一个也不剩了。”

雨村道：“刚才说到政公有一位衔玉而生的公子，又有长子留下的幼孙，这赦老就一个儿孙也没有？”子兴道：“政公除了有这个衔玉而生的儿子之外，他的小妾又生了一个，名叫贾环，倒不知怎样。要说赦老，也有一个儿子，名叫贾琏，不过却是妾生的，如今已经二十多岁了，娶的是政老爹夫人王氏的内侄女，亲上加亲的。这琏爷却也是个不爱读书的主儿，如今花钱捐了个同知的官职，在世面上往来应酬，如今在他叔叔政老爹那里住着，帮着料理些家务。谁知自从他娶了那位夫人之后，全家上下都说夫人好，倒把琏爷给比下去了。听说那位夫人模样标致，能说会道，心机又十分精细，居然是个在男人中也万里难挑一的。”

两人边聊边喝，一直到傍晚。两人正打算回城，忽然听得后面有人叫道：



“雨村兄，恭喜了！”雨村忙回头看去，原来是当日一同被革职的张如圭。三人相见了，张如圭对贾雨村说：“小弟打听得京城有消息说，革职之人经奏准后可以复官，老兄何不托人走动走动，找找门路？”雨村听了，心中自然欢喜。与张、冷二人作别后，雨村回至馆中，忙寻公文看确切了，便寻思找东家林如海帮忙想想办法。

## 第二回 【黛玉进京】

第二天，雨村去见林如海，说了想请他帮忙复官的事。林如海因为顾念雨村一年来的教女之情，又见他仪表不凡，谈吐不俗，就答应下来。林如海马上写了一封信交给雨村，让他带给自己的妻兄贾政，请他帮忙从中周旋，又告知雨村连所需的费用也不必担心，信中都已说明。雨村听了，自然十分欢喜，连忙打躬作揖，谢不绝口。林如海又道：“因为我夫人去世，京城我岳母家考虑到我女儿孤单，前已派人来接。只是小女病没全好，因此还没有去。如今已经定了下月初二日送小女进京，您若能同路而行，岂不两便？”雨村连忙答应，心中十分满意。

转眼到了初二那日，女学生黛玉身体刚刚好，原本不忍心弃父远行；无奈外祖母执意要接她去，再加上父亲一再劝说，黛玉才不得不洒泪拜别父亲，登舟而去。雨村另有一只小船，一路跟随护送黛玉。

到了京城，雨村先整了衣冠，拿着宗侄的名帖，至荣府门前投了。贾政已看过了妹夫的书信，连忙请雨村相见。他见雨村相貌魁伟，谈吐不俗，加上自己本来就喜欢读书人，因此对雨村的事十分尽心。奏请复职那天，雨村便轻松谋了个复职候缺。不到两个月，雨村又补了金陵应天府之缺，于是辞别了贾政，择日上任去了。

再说林黛玉自离船登岸后，早有荣国府派的一群仆人及车辆在此等候。林黛玉常听母亲说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，如今见几个三等的女仆一言一行已



不同寻常，更不用说外祖母家了。想到这里，黛玉步步留心，时时在意，不肯轻易多说一句，多走一步，生怕被人耻笑。

进入城中，黛玉从轿窗向外瞧去，但见街市繁华、人烟阜盛，心想京城气象果与别处不同，更加小心起来。又走了半天，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，三间兽头大门，正门却不开，只东西两角门有人进出。正门悬着一块牌匾，上面写着“敕造宁国府”五个大字。黛玉心想：“这是外祖父家长房的宅子了。”又往西走了不多远，也是三间兽头大门，知道到了荣国府了。轿夫却不进正门，只从西角门抬了进去，到转弯时，便停下来，退了出去。另换了三四个衣帽周全、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，又抬起轿子，到一个垂花门前落下，几个小厮退去。又有一群婆子上来掀起轿帘，扶黛玉下了轿。

进了垂花门，两边是抄手游廊，当中是穿堂，就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的大理石屏风。转过屏风，则是三个小厅。厅后是正房大院，正面五间上房，都是雕梁画栋的。两边穿山游廊厢房，挂着鹦鹉、画眉等各色鸟雀。台阶上坐着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，一见黛玉她们来了，急忙迎了上来，说：“刚才老太太还念叨呢，正巧就来了。”一面争着掀起帘子，一面到里面通报说：“林姑娘来了。”

黛玉刚进了房，只见两个人扶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太太迎上来，黛玉就知道是外祖母了。刚想要施礼拜见，她外祖母早把她一把搂入怀中，叫着“心肝儿肉”，大哭起来。旁边侍候的人没有不跟着流泪的。黛玉也哭个不停。好一阵子，众人才慢慢劝住了，黛玉这才拜见了外祖母——这就是冷子兴所说的史老太君，贾赦、贾政之母。

众人都坐下来，贾母就将在座的一一指给黛玉道：“这是你大舅母，这是你二舅母，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妇珠大嫂子。”黛玉一一拜见了。贾母又说：“请姑娘们过来，说今日远客才来，可以不必上学去了。”仆人答应了，便去了两个。不一会儿，只见三个奶嬷嬷和五六个丫鬟簇拥着三个姊妹来了：第一个肌肤微丰，中等身材，温柔沉默，看上去十分可亲；第二个瘦肩细腰，长挑身材，鸭蛋脸面，顾盼之间神采飞扬，令人见之忘俗；第三个身材相貌

还小。三人都是一样的服饰。黛玉忙起身迎上来，见了礼相认后，各自坐下。这时丫鬟们斟上茶来。

众人便问了些路上的情形，又问黛玉之母是如何得病，如何请医服药，如何出殡送葬等。说着说着，贾母不免又伤感起来，说道：“这些儿女，我最疼的是你母亲。如今她先舍我而去，连最后一面也不能见，如今看到你，我怎不伤心！”说着，搂住了黛玉，又呜咽起来。众人忙都宽慰解劝，贾母这才稍微止住悲痛。

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，但言谈举止不俗。又见她弱不禁风，就知道有体弱不足这一类的病，因此贾母问道：“经常吃什么药，为什么不抓紧医治？”黛玉答道：“我从来都是如此，自从会吃东西时便要吃药，一直没有断过。也不知请过多少名医，只是不见好。我三岁那年，听说来了一个癫头和尚，说要带我去出家，我父亲当然不答应。那和尚就说：‘不出家只怕她这病一生都好不了。要想好起来，除非从此以后听不着哭声；除父母外，所有外姓亲友一概不见，才能平安了此一生。’疯疯癫癫的，也没人理他。如今，我只吃些人参养荣丸。”贾母听了，心中不由咯噔一下，心道：这丫头从小儿就成了药罐子，看来也不是个有寿的命。于是说道：“我这里正配丸药呢，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。”

话音未落，只听得后院中有人笑着说：“我来迟了，没来得及迎接远客！”黛玉不由得纳闷儿：“在座的人个个轻声细气，严谨小心，来的这个人却这般大声无礼，会是谁呢？”正想着，只见一群媳妇、丫鬟簇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。这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：彩绣辉煌，恍若神妃仙子；一双丹凤三角眼，两弯柳叶吊梢眉；身量苗条，体格

